

抱月行

曲凡山文学出版社
少鸿／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抱月行 / 少鸿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8.8

ISBN 978-7-80755-349-6

I. 抱… II. 少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18291 号

抱月行

作 者: 少 鸿

责任编辑: 李 伟

责任策划: 唐朝晖

特约编辑: 古 雪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 050061
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 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 0311—88643225

E-mail: hspul@163.com

印 刷: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8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68 千字

印 张: 10.5

版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

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349-6

定 价: 26.80 元

策 划: 张国岚

美术编辑: 美 慧

特约监制: 李耀辉

装帧设计: 门乃婷

长篇小说：

抱月行

少鸿

第一章

月琴声珠子般弹跳的时候，新郎倌覃玉成还不晓得自己将从洞房里逃出去。他的耳朵如同两只瓜瓢，将那些晶莹圆润的珠子一颗不落的接住了。他凑近与堂屋相邻的板壁，将右眼对准一条裂开的缝隙。

他感到自己从那条缝隙里穿了过去。

所有来参加婚礼的亲友，还有那些来闹房的左邻右舍，此刻全聚集在堂屋里。从莲城请来的南门秋师傅与徒弟分坐在八仙桌两边，各抱一张月琴。他们捏拨子的手像啄米的小鸡，在琴弦上活泼地跳跃，逗弄得那些玉珠子不断地蹦出来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南门秋眼风一扫，用假嗓唱道：小幼尼到如今哎年方二八，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青丝发，恨爹妈他不该送奴来出家，哎，好叫人难过这冷落生涯……这个唱段叫《双下山》，据说是南门秋年轻时从洞庭湖畔一个丝弦班子那里学来的，是他最拿手的，也是最受大家欢迎，逢请必唱的。

覃玉成盯着南门秋，都舍不得眨一下眼。他熟悉南门秋的嗓子，许多唱段都耳熟能详。不过他不太在意唱词，他喜欢的只是月琴弹奏的丁冬之声，还有南门师傅唱出的那种声调，那股韵味，总是让他陶醉。这回家里请南门秋来唱月琴伴喜，还是他写的请帖。他将“雅韵赐奏，伏乞早临”八个字练了十几遍，才写到帖子上去。在他的整个婚礼中，只有这件事是他乐意做的。白天里身穿礼服的他几次跑到大门口，往街口张望，看有无南门秋的踪影，旁人见状窃笑不已，还以为新郎倌急不可待，在盼望新娘的花轿早点到来。

覃玉成看得发痴，听得入迷，耳边吹来一缕酒味与胭脂味夹杂的气息——婚礼中，按照礼数，他和新娘坐了床，喝了合卺酒。梅香贴着他的后背，他忍不住抖动了一下。是的，新娘叫梅香，除了知道她的名字，晓得她比他大一岁之外，他对她几乎一无所知。

“月琴好听吗？”梅香问。

他头也不回地嗯了一声。

梅香又说：“月琴就这么好听啊？”

他点点头，有点烦，他的心情被打扰了。

“那让我也听听。”梅香伸手推他的肩。

听就听，为何跟我争一条壁缝呢？他想是这么想，但还是将那条壁缝让给了她。他在床边坐下，跟着时缓时疾的月琴轻声哼着：见和尚站路旁，眉清目秀貌堂堂，青春年少正相当。我有心搭一腔，话到嘴边不敢讲，又恐怕来的往的君子道短长……倘若是，得成双，商商量，量量商，商商量量量商商下山岗下山岗……他摇头晃脑，在音韵中浮了起来，往一个不可知的地方漂去。但这感觉很

快被打断了，梅香又推他一下：“哎，你也会唱呀？”

他瞥了她一眼，摇摇头。

“你要是唱，一定不比南门秋的徒弟差。”梅香端杯茶过来，“你润润嗓子罗。”他将茶推开：“我不要。”

“那，我们躺到床上听，好么？”

他很奇怪：“为什么？”

梅香低下头不吱声，嘴巴有点翘。

床头的红烛哧的闪了一下，烛光暗淡了一些，他拨了拨烛芯，烛光随即亮了起来。他发觉她在瞟他，便转过脸，望着自己投在板壁上的影子。

梅香问：“我是尼姑么？”

他又奇怪了：“谁说你是尼姑了？”

梅香说：“可尼姑都晓得找个和尚作伴好下山呢。”

她把刚听来的唱段引用上了。她很聪明。可他还是不晓得她什么意思。他觉得她有点怪，懒得睬她，眯起眼继续听月琴。琴声却戛然而止，南门秋与徒弟季惟仁各扮僧尼，时而道白，时而清唱，甚是风趣，逗得看客们发出阵阵哄笑。

覃玉成听得两眼发直，梅香在他身边走来走去，好像有点烦躁，后来就窸窣窸窣地脱起衣服来了。她影响了他听月琴，他没好气地回头挖她一眼。可他撞见了她赤裸白皙的后背，眼睛一酸，好像被那白色灼伤了。梅香拿一双黑幽幽的眼睛乜他，他打了个尿颤，叫了一声：“谁要你脱的衣服？”

“不脱衣我哪么^①睡？”

“你不晓得吹了蜡烛再脱吗？”

梅香鼻子哼一声，鼓起嘴巴一口气吹灭了床头的红蜡烛，溜到床上，抱住被子一滚，朝里躺着不动了。桌上还有一支蜡烛亮着，但光线黯淡了许多。

他吁了一口气，重新凑到那条壁缝前。我见你慌慌张张，敢莫是瞒着师父逃下山来的？——我看你这样仓仓皇皇，必定是瞒着师傅逃下山来的！——那你是先逃（仙桃）。——你是先逃（仙桃）！——先逃也是逃（桃），后逃也是逃（桃），——桃之夭夭，——其叶蓁蓁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——倒不如你和我下山去结成亲结成亲……在两盏大马灯的映照下，南门秋脸色微微的有些红，但嗓子仍旧那么清亮。季惟仁的嗓子不如师傅，但他唱得很卖力，额头上都渗出汗来了。堂屋里的听众有的默然凝神，有的摇头晃脑，还有的嗑着瓜子，听得有滋有味，也吃得有滋有味。梅香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唉声叹气，显然没有睡着，但这不关他事，谁让她不喜欢听月琴呵？这么好听的月琴她都不晓得享受，是她没福气呢。覃玉成屏气倾听，慢慢地忘记身在何处了。

他在那些好听的音律里漂浮。

月琴声止息，覃玉成从沉醉中清醒，最后一粒珠子在他耳腔里跳了几跳，不动了。夜已深，南门秋将月琴小心翼翼地装进一个蓝布袋里，客人们纷纷起身拱手告辞。爹过来道了谢，掏出一个鼓鼓的红包递给南门秋，南门秋客气地推了几下，也就收下了。覃玉成晓得，等吃过夜宵，南门秋就要带着徒弟回莲城去了。

覃玉成意犹未尽，回过身来，只见梅香背朝着他，一动不动，好像已经睡着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念头像一粒月琴弹出的声音，在心里跳了一下，又跳了一下，再跳了一下，打得他的心直痒痒。他决定，按照它的指引去做。他悄悄脱下黑绸马褂，再接着，又脱下了簇新的蓝长衫，换上了便装，这样一来，他就不像一个新郎了。

他又坐了一会，听了一会梅香的呼吸和屋外的动静，重新考虑了一下自己的

决定。然后，他慢慢地拉开两斗柜的匣子，从里面摸了两块银元塞进怀中，蹑手蹑脚地往后门而去。他拉门栓的时候几乎没有发出声音，但是门却不遂他意，吱呀一声，令他头皮发麻。床上的梅香醒了，翻过身来了，她的目光刺在他的背上。

梅香问：“你做什么去？”

他紧着喉咙答道：“上茅什^②去。”

梅香不吱声，又翻身朝里了。

他赶紧溜出门，进了后院。后院是他家的伞作坊，到处摆满了竹子、伞架和油桶，弥漫着浓郁的桐油味。伞匠的住房里还亮着灯。他避开灯光和月光，沿着院墙的阴影迅速地窜到后院门口，推开门，纵身一跃，就到了门外。

他的身体很轻，风一样往前吹过去。他绕到街面上的时候，只见满街树影摇曳，遍地月光荡漾，南门秋带着季惟仁在前头匆匆走着，他们的背影像两片树叶一样飘浮不定。

覃玉成追到码头时，划子正要解缆，他压着喉咙对水手说，伙计，搭个顺水船好么？水手说，这是南门师傅雇的船，他做不得主。南门秋从舱里丢过来一句话，船家，就行个方便吧。水手便放他上了船。覃玉成冲舱里作个揖，在没有蓬盖的前舱坐下来。怕南门秋认出他，他背过脸，望着岸上那些黑黢黢的吊脚楼。

划子摇晃着滑离了码头，大淤镇的屋影、灯火以及泊在码头上的大小船只，都徐徐往后移动。江流宽阔平缓，水波幽幽闪光，天上一轮月亮，水里也一轮月亮，都是那样浑圆金黄，宛如一对铜钹。夜空蓝得深邃，月光水一样从空中倾泻下来。桨声吱呀，雪白的水花在桨下次第绽开。

水手站在船艄上，边打桨边与南门秋扯白话^③。一方晴伞铺的覃老板大方么？大方大方，覃老板是个讲礼性的实在人，没说的，又是夜宵又是红包。听说新娘子好漂亮？漂亮漂亮，眉清目秀，很端庄的。哎呀呀，那新郎好福气呀！这个时候只怕好事已经做成了吧？水手和客人都笑了起来。南门秋的笑声很低，嘿嘿两声，是那种长者矜持的笑，笑过后，感慨地说：“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，人世最好的时光呵。”

覃玉成有些纳闷，他们怎看出新娘眉清目秀而且漂亮呢？他这个与新娘坐过床了的新郎，都没看清新娘的眉目呢。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福气，这是一个他不情愿的婚礼。他还没想过要成亲。除了月琴好听，月亮好圆好亮，八月十六真不是个好日子。他伸出手，接了一巴掌凉凉的月光。

河面上月色荡漾，粼粼闪闪，水中的月亮紧紧地跟随在船边。过了一阵，水手说，南门师傅，月亮这样好，不如你弹奏一曲，养养大家的耳朵？南门秋便坐到船舷上，取出月琴抱在怀里。月光从圆圆的琴板上反射出来，覃玉成觉得，南门秋抱的不是月琴，而是天上的月亮。他颤抖了一下，心中有根弦被南门秋拨动了，他整个人成了一把月琴，丁丁冬冬的乐音源源不断地从身体里跳了出来……

一曲弹罢，天地无声。水手叫道，真的是好听死了！南门秋笑问，什么叫好听死了？水手说就是味道好得不得了哇！又不是肉味，又不是鱼味，眼睛一闭，说不出的味！就好像，抓痒抓对了地方呢！南门秋和徒弟嘿嘿直笑，很得意。覃玉成望着江水默默无言，他随琴声流走的心思似乎还没有回来。

南门秋转头问：“后生，你有什么感觉？”

覃玉成想想说：“我感觉看到了一条大河，但不是这条河，我又看到了又圆又亮的月亮，但也不是现在的月亮，我还看到一条小船在河上漂，却也不是我们

这条船，因为那条船上好像有古人在饮酒……我感觉自己躺在波浪上，上下起伏，我又好像飘在风里，我很轻很薄，我看不到自己，我跟着师傅的琴声四处漂流，也不晓得自己漂到哪里去了……我好像没有了。”

南门秋惊讶地看看他，拍拍他的肩膀：“后生家，谢谢你的感觉！”

覃玉成起身作揖道：“不不，是我应感谢师傅，您的月琴让我从心眼里舒服！”

“这样说来，你早听过我唱月琴了？”

“嗯，只要听说您在近处唱月琴，我就要找去听的，有两次饭都忘了吃，事也忘了办了……很小的时候，我就认识您了。实不相瞒，今朝搭师傅的顺水船，是有一事相求。”

“但说无妨。”

怕暴露自己的新郎身份，覃玉成一直侧对着南门秋，此时他也不敢大意，侧着脸在跪下来，将头磕在舱板上：“恳求师傅一定答应我！”

南门秋忙扶他：“起来说来说。”

覃玉成执意不起：“您答应了我才起来！”

南门秋只好说：“好，我答应，请起请起。”

覃玉成这才起身：“我想拜您作师傅，我要学唱月琴。”

“噢？”南门秋眼里一亮，说，“你既早认识我了，就该晓得，我是开绸布庄的，唱月琴不过是我的雅兴而已。唱月琴难以养家糊口，更别说安身立命，你学它何用？”

“我喜欢。”

“嗯，喜欢是最好的理由。今夜萍水相逢，一曲相通，也是我们的缘分……”南门秋拉过他的左手，逐个地掰着他五个手指仔细查看，“唔，手指细长，是块好料。你读过书吗？”

覃玉成忙说：“读过读过，我上过新学堂呢，最喜欢背《增广贤文》。”

南门秋说：“那我考考你，背一个与现在的情景相适的句子出来。”

覃玉成想想，念道：“三人同行，必有我师，择其善而从，其不善者改之。”

南门秋欣喜地拍手：“好一个三人行必有我师，贴切，贴切。真乃其言也切，其心也诚，其人也慧啊！”

覃玉成跪下便拜：“师傅！”

南门秋将他扶起：“不必拘礼，不必拘礼。来，见过你师兄季惟仁。”

季惟仁从舱内出来，覃玉成也迎了过去。或许是兴奋过度，覃玉成忘了掩蔽自己的面孔。季惟仁正视他一眼，叫道：“师傅，他是一方晴的新郎倌！”

南门秋大惊，凑近他的脸端详一遍，错愕不已：“你、你这是何故？居然抛下新娘，从洞房里跑了出来！”

“我就是想跟师傅学月琴。”

“哪有你这样的？真是！”南门秋苦笑一下，回头说，“船家，快调头送他回去！”

水手不乐意了，三十里水路快走了一半了，回去又是上水，费劲。南门秋便说给他加船钱，又叫季惟仁去船头帮他划前桨。划子慢慢地调过头，往来路而去。

覃玉成冲动地将一只脚踏到船舷上：“师傅，君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你已经答应收我为徒了，如硬要送我回，我就跳下去！”

“你想逼我于不义？这样的君子，不做也罢！你瞒了父母，弃了新娘，收了你我良心何在？学艺先从做人起，百善孝为先，你若真想做我徒弟，以后征得家人同意了，再来莲城找我也不迟；你若执意不回，那我就没有你这样的徒弟！至

于跳江与否，你自己决断吧。”

南门秋不温不火地说，转身坐下，望着江心。

水中的圆月起了皱。覃玉成有些无奈，想了想，朝南门秋拱拱手，轻声道：“师傅，我听你的。”然后，他走到船头，夺过季惟仁手中的桨，用力地划了起来。桨叶吃水很深，他的力气很足，每划一下，划子就明显地往前冲一下……

覃玉成回到洞房里时后院里的鸡已经叫了头遍了。门开着，所以他的归来很顺利，人不知鬼不觉的。梅香在床上打着鼾，看来也睡熟了。他轻手轻脚地脱了衣服，慢慢慢慢地躺到新娘身边。新娘却突然说话了：“你是上茅什去了还是造茅什去了呵？”他不吱声，背对着新娘，有意打起了鼾。他心里很平静，他听到枕头下传来了美妙的月琴声。后来他干脆把那个绣有鸳鸯鸟的枕头抱在怀里，然后就睡着了。

梅香对镜梳妆的时候，发现自己黑亮的杏仁眼里透着一些迷茫，一些忧郁，一些怨忿。她看见了自己的不快乐，叹息一声，将短发一把挽了，盘到脑后，给自己梳了一个巴巴髻。婆婆覃陈氏端着一碗糖水鸡蛋笑吟吟地进门来，梅香连忙起身接过碗。覃陈氏走到床边收拾床铺，梅香拉拉婆婆的袖子，说：“娘，不劳你动手，我自己来。”

覃陈氏不由分说将她推开了，仔细地拍打着床单。其实，被子梅香早叠过了，枕头也放好了，床单上的皱褶也抹平了。只是铺在床中央的那块白布她没有动，那是昨晚闹房之后，婆婆收拾床上的花生红枣时悄悄铺下的，它也是习俗的一部分，她早就晓得了的。覃陈氏的眼睛也盯着白布不动了。梅香看到婆婆的脸板了起来，她有点怕，回到桌前坐下，那碗鸡蛋也不敢去碰了。

她非常清楚婆婆变脸的缘由。上花轿之前，娘家嫂子扯着她的耳朵说了半天私房话，告诉她进洞房之后如何应对。嫂子说，到了那种时候，男人是有点急的，有点横霸蛮的，你要顺着他，你顺着他了，他就会一辈子对你好。可是你也只能稍稍顺一顺，不能太顺了，你太顺了就显得有点主动了，你一主动男人就会嫌你不守妇道了，所以呀你一定要把握好分寸。嫂子还说，那个时候你是会破的，你一破是会有点疼的，你要忍着，不要紧的，女人都要过这一关，疼过之后就会舒服了的，要是男人对你好，那种舒服是一辈子都享用不尽的。不过你破时会流一些血，你不要把血揩掉了，要让它沾到白布上，让家里大人看见，因为它就是喜，规矩人家收媳妇，是要见喜的。嫂子压低了声音说，黄花闺女进洞房都会见喜，你要是经过男人了，就要想办法弄点血到那白布上去，否则你在婆家一辈子做不起人。梅香生气地就揪了嫂子一把，你才经过男人了呢！

可嫂子说的这一切都没有发生，她没有见喜。新郎躺在床上像根沉潭木，碰都不碰她，这喜从何来？可他为何不碰她呢？梅香不晓得这是怎么回事。

覃陈氏抓起那块布展在梅香面前，声音颤抖：“梅香，哪么没见喜？”

梅香不吱声，偏过头去。

覃陈氏的眼光尖得像根刺：“你说呀，难道你给过别人了？”

梅香懊恼地回嘴道：“昨晚你不听听壁脚，怪我作什么！”

“不怪你怪哪个？”

“问你儿子去。”

梅香端起碗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，本来她有好多话说，那些话都已经挤到了喉咙口了，但她怕冲撞了婆婆，于是就用鸡蛋将它们堵住。婆婆的质问和疑虑也

被她堵住了，拿着那块令她失望的白布忧心忡忡地走了。

梅香吃完鸡蛋，将身上收拾熨贴，到堂屋认了一遍神龛上方“天地君师亲”五个大字，又瞟了瞟神龛里祖宗的牌位，然后烧了三炷香，鞠了三个躬。堂屋里并没有人，鞠一个躬也可以的，可梅香还是认真地履行了规矩。从此她就是这屋里的人了，头一次还是马虎不得，祖宗即使不怪罪，心里也过意不去呵。堂屋有点暗，令人压抑，她随即就离开了。她边走边打量屋里屋外的情形，这可是她要住一辈子的地方，她想看个一清二楚。自从合了八字定下亲之后，娘家的姑娘们没有不羡慕她的，都说她命好，有福气，谁不晓得一方晴伞铺是大湫镇有名的殷实人家呢？就连一些光屁股小伢⁽⁴⁾，见了她就故意唱那个烂熟了的童谣：一方晴的伞，落口溶的糖，老油锅的油条一度长，大湫镇真真好地方！可是如今看来，她是不是有福气，还很难说。不说昨夜新郎馆的冷落，就说现时，他也该带着她熟悉一下屋里，给公公婆婆请个安吧，可他一早就没了踪影，人毛都没见到一根了。一过门就遭如此冷遇，是人都会憋气的，人一憋气就会不快乐，一个人如果不快乐，那福气又有什么用呢？

梅香边走边想来到了店子里。一方晴伞铺是前店后坊，铺面临街。公爹覃有道正在柜台后整理自家制作的各種油纸伞。梅香拘谨地叫了一声爹，行了一礼。覃有道便咧嘴一笑：“噢，梅香就起来了？玉成呢？”

梅香说：“不晓得，没见到人影子。”

覃有道又噢了一声，问：“你们几时去吃回门饭？”

梅香说：“也不晓得，还没听玉成说呢。”

覃有道说：“早去早回吧，路不近呢。给你爹妈多回点礼，你爹妈见我们讲礼数，对你也放心些。男伢懂事迟，玉成还是个懵子鬼，你比他大，要多教他，多管他。他怕是在后院，你去找他吧。”

梅香便出了店子往后院而去。婆婆肯定还没有告诉公公没见喜的事，要不公公对她不会这么客气。她咬着嘴唇，很是郁闷。这玉成是不懂事没开窍呢，还是他另有相好，所以才在新婚之夜冷落她？这念头吓了她一跳，不想不像，越想越像，心里一时成了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的。

后院的空坪上摆满了撑开的伞，还都是刚蒙上皮纸的半成品，正待上色抹油，乍一看像一大片凋败的荷叶，七零八落的。伞匠师傅林呈祥蹲在地上，正往伞上刷着红漆，瞥见梅香，咧开嘴笑了一下，嘴里一颗银牙一晃。梅香面颊上有点痒，晓得林呈祥盯着她的，便扭头避开他的目光。没寻到覃玉成的影子，林呈祥哼的山歌却到了她耳边：

远看姐儿白又细，
好比萝卜削了皮，
心想讨个萝卜啃，
人多眼杂不便利。

这是唱给她听的，她只能装傻，不能理睬的。要是在娘家，她可不许他沾便宜，马上一首骂歌回过去。她的泼辣性子和清亮嗓子方圆十里都是有名的。可现在不同了，她成了媳妇了，为人处事都要小心谨慎了。她加快脚步往后院深处走，山歌子又追着她的脚后跟过来了：

姐儿走路不要忙，
慢走三步又何妨，
你又不是天鹅体，
我也不是饿蚂蝗。

梅香实在不想示弱，却又不好回歌，脸都憋红了。她气鼓鼓地回头，径直走到林呈祥面前，直通通地说：“请问伞匠师傅，踩到过玉成的影子么？”

“嘻嘻，新娘子找新郎倌呵？你尖起耳朵罗。”林呈祥眨了眨鬼眼睛。

梅香凝神竖耳，林向祥身旁的一把撑开的伞后发出轻微的崩崩之声。她忙绕到伞后，只见覃玉成坐在地上，手拿一块竹片，有节奏地弹拨着伞骨，好像在弹一把琴，嘴里咿咿呀呀地哼。梅香没好气地说：“都成家的人了，还只晓得好耍。”

覃玉成站起来，拍拍屁股，瘪着嘴不说话。

梅香又说：“到我家吃回门饭的，你去也不去？”

覃玉成嘟哝一句：“谁说不去？”

梅香转身就走，覃玉成默默地跟在后面。这时林呈祥又哼起了山歌，梅香回头瞪了他一眼。林呈祥一点不在意，快活地一笑，嘴里的银牙闪出一缕银光来。

太阳升到一竿高的时候，覃玉成挑着一担细篾箩，相跟在梅香身后，出了一方晴的大门。篾箩肚子上贴着大红的喜字，箩筐里则放着红纸包好的莲子、木耳、桂花糖、寸金糖、染了红的大块鲜猪肉，还有一方晴特制的几把油纸伞，都是用心选择的回门礼。临出门时覃有道特意叫儿子撤去了箩盖，以便让路上遇到的人见识到覃家的礼数。

新夫妇一出门，街上行人立时被吸引了，眼光上下乱瞟，啧啧声连连。不过，他们的羡慕和称赞不是冲着回门礼而是冲着人去的，确切地说，是冲着新媳妇去的。梅香身穿一袭紫红色乔奇绒旗袍，斜襟，金丝滚镶边，高开衩，左胸处绣一朵不大不小的牡丹花，那腰是收得恰到好处，使凸的显凸，凹的显凹，看上去十二分的贴身；袍子底下，一双天足套在黑色方口皮鞋和白色的机制袜里，随着她的走动，不时有两道白光闪现出来。

好多人都眼睛发直，目光随着梅香的移动而移动。还有人抽动鼻子，闻新媳妇的香粉味。按老规矩，覃玉成若即若离地跟在媳妇身后七八步的地方，他看到了那些人的痴迷神情，还有那些苍蝇一样围着梅香飞舞的目光，觉得好笑。有人拉了拉他的箩索，玉成，昨夜推了几回回磨？又有人说，新磨不好推的，玉成你要是推不动哥哥帮你！他一概笑而不答。

走过街口那棵桂花树后，覃玉成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小街没有了，人也不见了，左侧是收割过了的稻田，右边是波光闪闪的莲水。风带着水腥味和田野的气息吹来，令人神清气爽。梅香放慢脚步，回头说：“挑得动么？”

覃玉成顺溜地将扁担从右肩换到左肩，用这个轻松的动作做了回答。

“镇里的人好喜欢讲丑话。”梅香顿了顿又说，“不过，我们见不得怪的，别人喜欢你才逗你，不喜欢你话都懒得跟你讲呢。”

覃玉成承认她的话有点道理，于是用鼻子嗯了一声。

梅香话锋一转：“可是你好像不喜欢我？”

他说：“我没有不喜欢你呵。”

梅香说：“可我过门后你话都没讲几句，夜里碰都不碰我！”

覃玉成哑口无言。他没有不喜欢她，可也谈不上喜欢她。他没有想碰她。他的婚事是大人们张罗的，他只是冥冥中被他们推着走，既然人人都要婚配成家，那就成家算了。他没别的想法。

“昨夜你上茅什去那久，我睡一觉醒来你才回，你到哪去了？”

“我……”他望着水天迷茫处。

“是不是会你的相好去了？”

“我哪有什么相好。”他惊讶她会这样问，嘴巴张开好大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不是蒸（真）的还是煮的？”

“那你做什么去了？”

“我送弹月琴的南门秋师傅去了。”他说。

“你是新郎官，要你送什么？要送也不用这么久啊！”

“我喜欢送啊，我送得远啊，”他指着前面的江面，“我一直送到那下边呢！”

“为什么送这么远？”

“我想送嘛，我还想拜他为师学唱月琴呢，要不是晓得我是新郎官，南门秋就收下我了，我已经到莲城去了，哪还在这里陪你回娘家啊。”覃玉成望着远处的船帆，嘟哝着。

梅香红润的脸皮慢慢地白了，一甩头，咚咚咚地往前走。覃玉成连忙跟在后边，小心地问：“我，我得罪你了吗？”

“你没得罪我，我这样的乡下人，哪值得你去得罪呢？你不过是新婚之夜把堂客^⑤丢到一边，跑到船上去了。我算什么东西？你一点都可以不放在眼里。捡一只野猫儿回来，你也要喂口饭，摸它几下呢，我连只野猫都不如！你还回来搞什么，你走了就不回头哇，你让我一过门就守寡呀！”梅香越说越气，也越走越快。

“我这不是回来了吗。”他说。

梅香不睬他了，突然一阵小跑。覃玉成只好撩起长衫快步跟上，连声陪不是。他晓得不好惹她生气的，岳父一家若是看见她红了眼睛就麻烦了。跑了一阵，梅香累了，就放慢了脚步，虽然还不理他，脸色却有好转。

路边现出一幢白墙青瓦的房屋，那就是梅香的娘家了。一个短发妇女在晒场边洗衣服，瞥见他们，将棒槌一丢，脆声欢叫，哎呀，梅香和姑爷来了！梅香叫了一声嫂嫂，就和她搂在了一起。覃玉成听见嫂子悄声问，梅香，洞房花烛夜，过得好吧？梅香回头瞥他一眼，突然搂住嫂子的脖子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覃玉成顿觉后背发凉，慢慢地将头垂了下去。

回到家里吃晚饭的时候，覃玉成一看爹皱纹紧绷的脸，就晓得昨夜从洞房跑掉的事败露了。当然是梅香告的状，但他并不怨她，这样倒好，他正愁不知如何跟爹说。这事迟早要说的，因为他是乌龟吃秤砣铁了心了。

刚刚放下碗筷，覃有道就将一把铁尺塞给覃玉成。它是爹做伞时量竹子裁皮纸用的工具，也是他家的家法。爹说：“晓得爹为何把它给你么？不晓得就自己抽自己一下，把自己抽醒！”

他硬起头皮说：“我晓得，我昨夜里不该跑出去，想跟南门秋学唱月琴。”

“你这个鬼相，还想学月琴？”爹鼻子里哼一声。

“南门师傅说我是块好料呢；再说了，‘担米的笛子碗米的琴，唢呐只要一早晨’，只要下功夫，哪有学不会的。”他说。

“胡说！那说的是胡琴，不是月琴！你花碗米的功夫就学得会？再说了，你不晓得父母在、不远游的道理吗？你抛下堂客不说，连爹妈都不要了？连这份家业都不顾了？”爹的眼睛有铜铃大了。

“不远呀，才三十几里，再说我顶多学一两年，出师就回来了。”他说。

“爹妈尿一泡尿一把地把你拉扯大，起早摸黑为的是你娶妻生子，你招呼都不打一声就从洞房里跑掉了，你对得起哪个？”

“我要是招呼，你还让我走么？”

“还犟嘴！这事要传出去，覃家的脸都丢到河里去了！你一负祖宗，二负爹妈，三负堂客，你对得起谁嘛你呀你！子不教，父之过，我走出去别人会戳烂我的背！”爹的指头在他额上恨恨地戳了一下。

“多大的事嘛。”他说。

娘立即拉了他一把，梅香也碰一下他，示意他不要冲撞了爹。这倒让爹怒气上升，猛地跺了一脚，大叫：“好呀你这个小畜生！你本事大了敢顶起老子来了，看来不打你顿恶的你不长记性！你打，自己打，给老子狠点打！”

覃玉成赌气道：“打就打，你以为我不敢呀？”说着就给了自己一铁尺，力量不轻，有点惩罚自己的意思了。覃有道更生气了，抓起他的手，夺过铁尺，朝他掌心就要猛劈。梅香急忙挺身过来，抓住他的手夹在腋下，央求道：“爹，别打了，他记性了的。都怪我不好，是我没栓住他。他不懂事，您老不要生气了好么？要打就打我吧，求求您了！”说着，就要拉着覃玉成跪下来。覃玉成抽出手，一把将梅香推开，叫嚷嚷地：“不要你当和事佬！我就让他打，打死都不吭声，反正不是打我，是打他自己的崽！你打呀，打呀，往死里打呀！”他往爹身边凑，将一只手掌直直的伸在爹面前。爹被他逼得下不了台阶了，手起尺落，噼啪一声脆响，一道麻辣火烧的疼感闪电般从他掌心射向心脏。他哎呀一声，双脚直跳，把手掌凑到嘴边不住地吹气。“疼死我了！”他鼻子一酸，眼泪下来了。

爹还不罢休，又扬起了铁尺。

“你打，打死算了，反正是从河里捡来的。”

他斜瞟着爹，他晓得拿这句话来抵挡那把铁尺肯定有效。果然，爹的脸怪异得像一张傩戏面具，嘴唇直哆嗦，那只举铁尺的手在空中颤抖，放不下来了。

梅香急忙将他拉进了新房。

一股怨忿之气郁积在他心底，好久没有平息。梅香点亮灯，给他打来了洗脸水，搓好了手巾给他，他胡乱地揩了几把。梅香又往红脚盆里倒了温水，要亲自给他洗脚。“我不要你做好人！”他一脚把她踢开了。

梅香呆在一边默默不语，待他洗完脚，又默默地给他揩脚。这一回，他倒是没踢她了，任她摆弄。梅香洗漱完毕就上床了，弯弯的身体侧躺在帐子里，一动不动。他晓得她没睡着，她在等他。

他不想上床，便踱到后院，坐在一堆竹子上，望着天上的月亮发呆。月亮已经缺了一小圈了，但是仍然很明亮，月光从头顶倾泻而下，湮没了他，浸透了他。隐隐约约的，零零落落的月琴声从月亮里弹出，一颗一颗的滴落下来。他伸出那只刚刚挨过打的手掌接住它们，它们在他掌心滚动着，荡漾着，如同荷叶上的水珠，圆润而透明。不知不觉中，掌心的灼疼渐渐消隐，波动的心也慢慢平静了。

伞匠林呈祥上茅什路过，看到他说，新郎官，新娘子等着你暖被窝呢。覃玉成咧咧嘴，也不说什么。林呈祥摇了摇头，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饱汉不知饿汉饥啊！说着，摇头晃脑地走了。过一会，他在房中唱起了山歌子：单身苦哇，苦单身，出门一把锁呵，进门一盏灯，灯看我来我看灯，灯前灯后一个人……

覃玉成不禁想，你山歌子是唱得好听，可你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呵，打单身多好，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，我要是一个人就没了这多筋筋绊绊的事了。男人为何要有一个堂客呢？真是麻烦啊。他烦恼地抠了抠头皮。清凉的夜风水一样从他脖颈里流过，他打个冷噤，身上起了鸡皮疙瘩。又坐了一会，身后吱呀一声响，

他回头一看，堂屋后门开了，娘正探头向他张望。他不想让娘担忧，便起手拍了拍手，咳嗽一声，回新房里去。

他回到房里时洋油灯亮着，梅香裹着被子朝里躺着。他脱了衣服坐到床上，发现枕头上有个白布镶红边的肚兜，上面绣着一对搂抱在一起的男女，都一丝不挂。他明白肚兜的用意，也听说过有些女人的嫁妆里有类似的物件。他脸上火烧火辣。这时梅香翻过身来说：“是娘叫我给你的，穿上免得肚子着凉。”

他不晓得是哪个娘吩咐的，是岳母娘还是自己的娘。把娘搬出来让他心里更加窝火。他想狠狠地瞪梅香一眼，一转身，却见她掀开了被子，像肚兜上的人一样赤着身子，身上的隐秘部位赫然在目！他吓了一跳，人都木了。这时梅香的手蛇一样游过来，叼住他的手，往她身上拉。他猛地将那条蛇甩掉，一口将床头的油灯吹灭了。但是，刚刚看到的景象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。若干年前，他看到过同样的景象，那是在外婆家跟表姐上山打猪草时发生的。在一棵树下歇息时，表姐一定要他看看她哪里与他长得不同。他被迫看过之后，就是现在的这种感觉，还因此做了许多的怪梦。这景象，这感受，都让他极不舒服，他不想再遇到了。

他迅速地穿好衣服，借着窗棂里透进的月光，从抽屉里摸出一个褡裢，往门口摸去。褡裢里有他的私房钱，还有两件换洗衣服，是早上起床时放进去的。似乎他已预感到会发生这一切，所以早就做好了出逃的准备。

他打开后门时梅香在身后低声问：“你又做什么去呵？”

“上茅什！”他几乎是恶狠狠地说出这三个字的。

他大步穿过后院，却发现后院门被一把生锈的牛尾锁锁住了。可是一把锁能锁住他这样的后生吗？院墙不高，只要有个小梯子就行了。现时现地，心中的怨忿和厌恶就是他最顺手的梯子。他退后几步，一阵助跑，跳上一堆码在墙边的竹子，纵身往墙外一跃，就落到了墙的那一边，落到了一片银波荡漾的月色里。爹，娘，梅香，怪不得我了，我是你们打走的，是你们吓走的。他扯开胯，朝莲城方向狂奔而去。在奔跑的过程中，他听到月琴在黑夜深处丁冬作响，而耳边的风呢，好像拉成了一根一根的丝。

第二章

覃玉成到达莲城时已是三更时分。他没有走水路，因为夜深了雇船很贵，他舍不得花那笔钱，再者也怕爹乘船追赶，而走旱路，是没人跑得过他的。他气喘吁吁，跑得两腿都发软了，汗水湿透了衣衫。他找到了位于吉庆街的南门坊，踏上了门前的青石台阶。

南门坊其实是一座临街的窰子屋，高高的砖墙上开有两个窗户，黑黢黢的像两只深不可测的眼睛。马头墙高耸在深蓝的夜空里，墙头上枯萎的狗尾巴草随风摇曳着。月亮已落，星星们在凌晨的清冷中打着哆嗦。拱形的石门楣上方镌刻着南门坊三个大字，厚实的橡木双合门紧闭着，两个铁门环在黑暗中幽幽闪光。覃玉成的手在门环上摸了一下，便在冰凉的石门槛上坐了下来。这个时辰人家睡得正沉，他不好打扰的。两个半人高的月亮形门当替他挡着风，不一会，他就打起了盹……

覃玉成是被开门的吱呀声惊醒的。睁眼一看，天色已亮，街上早起的生意人在叫卖，米豆腐噢！才出锅噢！千层饼香得流口水耶，糯米粑糯得粘牙齿咧！有个破嗓子在唱着高腔：娃儿糕好，娃儿糕闹，男人吃了发横骚，女人吃了生毛毛^⑥！散乱的人影在薄雾里晃动，油糕的香气随风飘浮，直往鼻子里钻。他一回头，见一个年轻妹子手把着南门坊半开的门，惊奇地注视着他。她的脸嵌在黑蒙蒙的门洞里，显得格外白净。妹子瞧瞧他，笑出两个浅浅的酒窝：“我晓得你是哪个。”

他说：“你又不是神仙。”

妹子说：“神仙不晓得的事我晓得呢，你是一方晴的新郎信是不是？”

他惊讶不已：“你真的比神仙还神啊？那你又是哪个呢？”

妹子说：“我是南门秋的女儿，叫南门小雅。我爹算准了，说你肯定会来的。”

他问：“莫非师傅叫你迎我？”

妹子嘴一翘：“才不呢，爹交待我，不谁你进门，因为你是听爹妈话跑出来的！”

“我来跟师傅说。”他抬腿要进门，小雅伸手将他挡住。小雅说你要是擅自进了这个门，以后就永远也进不了门啦，你要是真想当爹的徒弟，就要顺着爹的脾气来。覃玉成就不敢了，傻傻地站在门外。

“这就对了。我爹是个说一不二的人，我就从没跨出过这个门槛呢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爹不许，我出去了爹不放心。”

“那我哪么办？”

“你在外面等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总会碰着我爹的，你要是人好，听话，说不定我也会帮你忙。不过呢，我要帮了你，又不对住新娘子呢。”小雅将半开的门完全打开，又好奇地问，“哎，你为何新娘都不要就跑出来了？”

“我不喜欢新娘，我喜欢月琴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又要娶新娘呢？不喜欢就不要嘛。”

“我爹妈喜欢啊！”他说。

“噢，我晓得了。”小雅点点头，就转身扫地去了。一条乌黑的长辫子在她背上活泼地甩动。她扫一会又扭头瞟瞟覃玉成，淡淡的笑一笑。

覃玉成倚着门框朝里看，屋里光线有点暗，但他还是看见了左侧的柜台，柜台左侧绸布庄的招牌，看见了前院的湿天井，天井里一池幽黑的水，水面上浮着

几叶睡莲。覃玉成来这儿扯布时四下闲逛过，晓得这个窰子屋的布局。它是两进两层，由厢房和中堂构成，如两个相连的回字。湿天井后就是中堂，中堂后则是后院。他记得后院是旱天井，铺着四四方方的青石板，四周栽着绿叶红花的美人蕉，当中有一棵蒸钵粗的柚子树。石板缝隙里长着小草，像是打出的绿色格子。两口接屋檐水的太平缸像两面大鼓，水满而不溢，他从里面见过游弋的小鱼和自己年轻的脸。南门师傅这时躲在哪呢？他朝堂屋楼上的房间窥探，那儿是睡觉和起居的地方。他期望瞥见南门秋的身影。

但是南门小雅扫完了地，开始卸柜台板子时，还没见南门秋现身。倒是瘦筋筋的帐房先生冯老七出来了冲覃玉成作个揖，笑咪咪地说：“客官早，想扯布？请进。”覃玉成摇头：“不，我不能进来，我要见南门秋师傅。”冯老七眉毛扬了扬，回头便看了小雅一眼，小雅无声一笑，咧出一排白牙。冯老七似乎就心领神会了，颌首道：“那你在外等吧，等不等得到，就看你的缘分了。”

覃玉成只好等。街上人越来越多，有人进门扯布了。小雅在柜台里忙，她用一根竹尺量着布，然后操起长剪刀剪个口子，双手抓住布利索地一扯，哧的一声，那块布料就下来了。扯布的声音很好听，只是，那根竹尺的形状让他想起爹的铁尺，心里就有些不舒服。小雅手闲着的时候，目光就会悄悄瞟过来，这时候他的脸颊上像有羽毛在轻轻扫过。

阳光都爬到覃玉成脸上来了，南门秋还没出现。他肚子有点饿了，便跑到街上粉铺里，买了一碗牛肉粉，匆匆地吃下肚去，又急急地回到南门坊前。小雅不见了，只有冯老七一个人在铺面上。他发了慌，问南门师傅是不出门了？冯老七点头说，你挺聪明嘛，老板办事去了。覃玉成后悔不该这会去吃东西的，又问南门秋几时回。冯老七摇头说不晓得，也许晚上回，也许几天都不回。覃玉成愣住了，怎办？回大汛镇是不可能的，他不愿意，想起与梅香同床他就心烦意乱。他灵机一动，说：“冯先生，我帮你卖布好么？”

冯老七说：“你倒是小心眼耍得转，我可怕老板怪罪下来。”

覃玉成说：“师傅是不让进门学月琴，没说不让我进门卖布嘛。”

冯老七绷起脸说：“反正是吩咐不让你进门就是，你门都进不了，哪么卖布？还有，你莫老在门口转好么？妨碍生意不说，人家见了，还以为你跟南门坊扯皮绊⁽⁷⁾。一定要找师傅，以后再来吧。”

覃玉成没话说了，摸摸凉凉的石门当，悻悻地从台阶上退了下来。

太阳西斜，阳光给河面和船只都涂上了一层薄薄的金光。覃玉成坐在码头上，任风抚摸着头发。他在城里转了好几圈，也没见到南门秋的踪影。他望着莲水下游水天交际处，考虑要不要搭一艘三桅船，到船上帮水手做点杂事，坐到汉口去买一把月琴。他甚至幻想，到汉口去拜一个高师，学会弹琴之后再跑回莲城，然后坐在南门坊门口自弹自唱，让南门秋对他刮目相看。但是，这只能是想想而已，听说汉口已经被日本人占了。他舔舔嘴唇，把一声叹息吐在拂脸而过的河风里。

一艘来自上游的大船徐徐靠岸了，一个缆圈从船上抛下，准确地套在他身边的缆桩上。船舱里装满了圆鼓鼓的桐油桶，桐油味随风而来，令他鼻子直痒。他讨厌这味道，他家后院的伞作坊里常年笼罩着这种气味，熏得他透不过气来。

他离开码头，在街上闲逛。人群渐稀，饭菜的香味四处漂浮。覃玉成买了个烧饼，边走边啃。他尖起耳朵捕捉响器的声音。如果哪个地方月琴悠扬，他是有可能在哪找到南门秋的。茶楼里有鼓乐之声，那是唱三棒鼓的，或者是打渔鼓的。

在莲城，唱月琴的都是有身份的人，他们喜欢到开业、做寿、婚礼等喜庆场合捧场伴喜，但他们一般不为生计弹唱。

他到了街口，忽然瞥见南门秋背着月琴袋在前面走。他紧跑几步，但在距南门秋十来步的地方止住了脚。在大街上拦截师傅有失礼貌，容易惹师傅生气，不如干脆悄悄跟在后面，先去听他唱一场月琴，然后再相机行事。于是他若即若离地跟在后面。

南门秋埋头赶路，对跟在他的他一无所知。

他们就这样相跟着出了东门。东门外只有一条短街，还有一座尖顶上有十字架的福音堂，福音堂旁是美国传教士约翰逊牧师办的广济医院。南门秋一头钻了广济医院的侧门。

覃玉成迷惑不解，外国佬的医院也请人唱月琴吗？他怕跟丢了，赶紧也进了侧门，沿着一条鹅卵石铺的小道走到了医院的后院。但是，南门秋不见了。暮色渐浓，影影绰绰的花草树木遮蔽了他的目光。他往花木深处一阵乱走，好奇心愈来愈强烈了。他穿过一个葡萄架，看到一幢矮平房，墙上爬满了五爪藤，窗户里亮着灯，里面有喁喁人声。他摸索过去，半蹲到窗下，然后直起身子探头望去。

第一眼就让他胆颤心惊：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坐在病床上，两眼凶光盯着他！她显然看见了他。他以为她会叫起来，但她眨眨眼，扯动嘴角笑了一下，就转过头去了。这是一个中年女人，面容清秀。南门秋坐在她面前，端着饭碗，拿着调羹，看樣子在喂她。还有一个女护士也站在旁边。

南门秋将调羹送到那女人嘴边，轻声说：“青莲，来，吃吧，你喜欢的莲子羹呢！”女人哼一声，将脸转向墙壁。护士也劝道：“南门先生喂你也不吃呀？你看他待你多好啊！”女人往地上啐口痰，叫道：“呸，扯谎，骗人！你不是南门秋，我不认得你！我又没疯！”南门秋侧侧身子，再次把调羹伸过去：“好好，你没疯，你是好人，不认得就不认得，只要你吃就行，好么？”女人厉声叫道：“不好！”手一扬，就将南门秋手中的碗打掉了。由于用力过猛，她身子一晃，从床上跌了下来，倒在地上。南门秋急忙去抱她，她却揪着他的头发来回拉扯，嘴里骂骂咧咧。南门秋紧紧地抱着她，将她放回床上。她仍抓着他不放，护士连忙上前，帮他按住她，南门秋急忙说：“你别按，别弄疼她了！”护士只好松了手。女人两手乱舞，又抓又挠，南门秋好不容易挣脱开。他迅速地从布袋里掏出月琴，坐在椅子上弹拨起来。月琴声一响，女人就坐着不动了，眼神也变柔和了，过了一会，泪水就从她脸上淌了下来。她慢慢地伸出一只纤瘦的手，好像要去抚摸南门秋，又似乎是要抚摸那飘在空中的琴声……

这一幕让覃玉成惊诧不已，月琴太神奇了，转瞬之间就让一个疯病人安静下来。此时南门秋两眼含泪，一边弹，一边盯着那女人，嘴唇微微地颤抖。覃玉成不知听了多久，腿都站麻了。他伸了伸腿，踢着了窗下的一个花钵，喀嚓一声响。屋内的月琴声戛然而止，南门秋叫一声：“哪个？”

覃玉成一惊，赶紧离开窗户，钻进一丛半人高的冬青树里。南门秋出来了，屋前屋后查找了一遍，自言自语：“是猫儿吧？”护士也出来了，将月琴递给南门秋说：“南门先生，这里有我，您就放心吧，我喂饭时她挺安静的，就是听不得男人的声音。您看，她听得出您的琴声了，说明治疗还是有效果的。”南门秋说：“嗯，谢谢你了，还请你多费心，别走漏了风声。”护士点头道：“放心吧，约翰逊先生早有交待，我会尽力的。”

南门秋走了，正好从冬青前过，他几乎伸手就可摸到覃玉成的头，但因天色黑了，他没有发现他。覃玉成从冬青丛里钻出来时，南门秋早已走远了。

覃玉成赶回到城内，南门坊那两扇厚实的门已经关上了。他还是不敢贸然叩门。他从门缝往里看，中堂客厅里有灯光，但是近处没人。他背对大门沮丧地坐下来，呆呆地望着街面。这时，清脆的月琴声从门缝里钻出来的，轻轻地敲打着他的背。他转身将门往里推一把，门缝张大了一些，月琴声也更清晰一些了。但是，他还是只窥见灯光昏黄的窗户，没见到人。

月琴令他着迷，也令他落寞忧伤，听着听着，他脑子迷糊了，朦朦胧胧地看到一些星星随着月琴声跳舞……但突然之间，大地摇晃，星星们惊慌地散开，月琴声也归于沉寂。冯老七摇着他的肩：“喂，后生醒醒！南门秋先生说一不二，不会让你进门的，你又到这里坐一夜呀？起来起来，我送你到歇伙铺里去。”覃玉成只好闷头闷脑的跟在他身后往客栈去。冯老七边走边说：“后生，其实南门先生是喜欢你的，我听得出来，也看得出来。你要是真的连新娘子都舍得下，一心来学琴，就给做师傅的和你自己一个台阶，回家说通爹妈，写一个拜师帖过来。否则就莫想进门。南门先生不会做对不起你爹妈的事的。你就不要为难他了。”

覃玉成好像听到一根琴弦崩的一声响，断掉了，袅袅余音消失在黑暗之中。

覃玉成心灰意冷，在客店里一觉睡到翌日中午才爬起床来。他跑到米粉店吃了一碗牛肉粉，拖着发软的腿往码头去。既然无法进南门秋的门，他要么搭船回家，要么就漂泊四方了。

刚刚走到街口，冯老七颠颠地跑来，一把抓紧他的手，快跟我走，好事来了！拖着他就走。到了南门坊，冯老七将他往门里拉，他倒迟疑了：“我可以进去了？”冯老七说，不可以我有这个胆么？这时南门小雅走过来，调皮地眨眨眼：“小心一点，新娘子抓你来了呢！”他啊了一声，愣住不动了。冯老七便拉了他一把：“小雅逗你耍的！你堂客帮你送拜师礼来了呢！快去给师傅行贄见礼！”

覃玉成一时懵了，云里雾里的随着冯老七绕过天井进了客厅。南门秋坐在桌前抽着水烟袋，面容肃穆而安详。桌上盘子里搁着两条染红的猪腿，还有几个礼包，看来是家里送来的。梅香坐在一侧，两手相交放在膝盖上，瞥见他进门，脸上洒出一层红晕。冯老七将一个小蒲团放在地上，轻轻地推一下他的背，他便身不由己地朝南门秋跪了下去，叫道：“师祖在上，师傅在上，徒儿覃玉成诚心学艺，特来拜见师傅！”然后，将额头在地上很响地叩了三下。在他要叩第四下的时候，南门秋伸手拦住了他，呵呵一笑，说：“好了好了，礼不在多，心诚就行，如今是新时代了，不要那多的旧礼数。起吧！”

覃玉成就起身，拘谨地坐在梅香对面。

南门秋说：“玉成啊，新婚燕尔，你即出门学艺，新娘慨然送礼，识大体，懂礼义，贤淑端庄，是你的福气！以后你不可辜负她的良苦用心啊。”

覃玉成赶紧朝师傅欠欠身子：“师傅的话徒儿谨记在心！”

南门秋又道：“梅香你也放心，我除了严加管教玉成外，也会让他常回家看看的。隔得又不远，我们可以常来常往。照人情，该请你住下，让你们夫妻团聚，可是按唱月琴这行的规矩，今晚他是不得与妻子同宿的，只好请你谅解了。”

梅香红着脸说：“我晓得。”

南门秋挥了一下手，冯老七用红漆盘子托着三块洋布，递到梅香手里。三块洋布红青蓝三个色，南门秋说这是回礼，分别送给梅香与爹妈的。梅香赶忙推辞，说礼太重了，推辞不过，也只好收下，朝南门秋鞠了一躬。然后，梅香从身后拿出一个大布包来，放到覃玉成的怀里，说是他的换洗衣物。梅香要告辞了，南门

秋让覃玉成送她到码头。覃玉成还懵懵的站着，冯老七又在他背上推了一下，他才跟着梅香出了门。

覃玉成很想知道爹妈为何改变了态度，但对他来说，向梅香开口是件很难的事。他甚至于畏惧与梅香对视。他走在她的背后，悄悄地瞟着她的背影，她的银耳环反射出的光线针一般刺疼了他的眼睛。到了码头上，梅香转过身来问：“我要是不来，你还打算在南门坊门外等好久？”

覃玉成脸烧了起来，看来家人都晓得他这两天的处境了。梅香望着河里的船，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串话。他这才得知，昨天南门秋给家里带去了口信，告之了他的境况。南门秋说如果家里不情愿覃玉成拜师学艺，他是不会允许他进门的，最好快把他接回去。听说儿子在南门坊外晾着，娘急得流下了眼泪，直怪爹不该动用铁尺，把儿子逼到这个地步。爹很生气，要请人把他抓回去，可是知子莫过其母，娘怕这样做会适得其反。他的犟脾气上来了九头牛也拉不回的，闹僵了说不定就顺水跑到汉口，一去不回了。怎办？爹妈犯了愁，于是探询新媳妇的心思。梅香就说，抓他回家不是办法，人回了心也不会回。他是大人了，总不能把他关在家里吧？既然他那什么爱月琴，新媳妇都拴他不住，不如就成全了他，让他学一门本事也是件好事。他总会回来的，他不至于家都不要了吧？她睡两年冷被窝不要紧，只要你们的宝贝崽喜欢就行。至于家里的人手嘛也不会少，爹妈可以拿她当男人用的，粗活也好细活也罢，她都拿得起放得下。梅香的话说得很冲，却也在情在理。媳妇都情愿了，爹妈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便依了她。爹妈连夜备了拜师礼，今天一早就雇了一个脚夫，梅香便领着将礼送到了南门坊。

覃玉成半天不作声，他应该向梅香说声谢谢，可他张不开嘴。他歉意地搓揉着两只手。梅香回头看看他，叹口气道：“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了你留下个空房我也得守。我看你是还没长大，还不晓得堂客的好，不见你的怪……不过我晓得你良心还是有的。你讨了个好堂客，又拜了好师傅，你的命比我好。家里的事你就放心，交给我好了。有空就回家看看。我也不要你有多心疼我，晓得好歹就行，早点出师，早点回家。我想你不至于让我守活寡吧？”

覃玉成避开梅香灼灼发亮的眼睛，望着河上一张移动着的打满补巴的帆，默默地点了点头。此时此刻，站在清爽的秋风里，看着湛蓝的天空，澄澈的河水，还有在水面上滑行的大小船只，覃玉成不晓得自己的承诺根本无法实现，而梅香也没料到，自己竟会一语成谶。